天一閣集卷之十七

四明范欽安卿著

北征歌十首

攙搶八月亘天門豺虎三邊扼朔雲天子臨軒親授
律列侯傳食遠從軍
天兵百萬陣雲高躍馬鳴弓殺氣豪即向白登橋冐
頓更從玄菟掃黃毛
酣戰天山白日黃前驅兢蹴左賢王咲分血水洗金
甲立斬頭顱報尚方
龍文重勒燕然石鐵騎窮搜青海灣萬馬不嘶中纛

轉六軍齊唱凱歌還
朔風萬里捲黃沙塞草蕭條白骨賒何處燕支最無
色胡奴中夜泣琵琶
哢天鼓吹羅兒女夾道旌旗擁虜俘虜階自受三苗
格魏絳虛專五利圖
百三山河指顧中熊羆十萬殿前雄戰士未沾亡後
澤將軍休論陣前功
詔書百道競雲奔萬姓懽呼徹至尊玉璽萬年明漢
統黃圖九葉重湯孫
朧朧漢月盤中吐慘淡胡霜劍上收太平共戴王正
月歌管通宵樂五侯
受降城對西山矗神武門從北極開晝日千官搖珮
入衮衣天子坐蓬萊

送人游閩二首

星槎縹緲海雲間碧樹青峯處處攀一夜猿啼明月
裏不知已度武夷山
群峯壁立萬溪迴倚棹來登古釣臺轉眼忽迷歸處
所越人時唱竹枝來

少年行

青絲寶韁玉連錢騮馬翩翩俠少年但遣寸心然諾

在不辭萬里爲君前

答從兄正卿二首

尺書珎重玉京來兩歲愁懷一日開松菊故園荒落甚可無魂夢夜中回

當年同作探花遊世路浮沉各白頭華月殷勤不相負夜深猶過水西樓

題畫

天青霜白萬林空綽約枝頭幾點紅可是幽禽解相戀不隨凡品怨東風

經楊氏故居

畫閣雕臺入眼空斷煙衰草領春風孤舟此日經過地四十年前一夢中

聖壽寺追憶王同野

黃橋丹楓野寺龜畫橋深處纜行舟同遊舊侶今安在風落空江日夜流

七夕小集和東沙九首

翠屏銀燭影童童佇見群僊駕彩虹香嫋獸爐風正細曲調鳳管夜初中

廣寒纖月拂雲開忽有嬋娟奔影來未羨珮環臨洛浦虛疑雲雨夢陽臺

九天凉露滴疎桐七月流螢映水紅靈女風飄吹玉珮不知身駐水晶宮

青鳥啣書西極來共傳王母下瑤臺支機界破青天色眼見乘槎博望回

乞巧樓高遍九廛女郎蹙眉競金蓮玉簫寥亮風前度却笑嫦娥夜獨眠

大火西流暑漸平高城玉漏寂無聲誰家砧杵初凌亂目斷關山萬里情

月落參橫玉宇秋微雲斜漢兩悠悠可誰浪學臨邛客孤負才人賦白頭

九衢胡塵黯不開彌天烽火入秋來登壇授鉞尋常見誰見尊前司馬才

去燕來鴻思不禁凄凉人世幾浮沉黃金白髮俱閒事一夕懽娛百歲心

贈無錫華上舍

與君相見即相離斜日輕帆江水湄後夜不知何處泊青山明月夢中思

元夕詞八首

彌天紫氣結瑤臺火樹金蓮次第開眩眼生花支不得六鰲又駕海山來

千門燈月共婆娑管領香風散綺羅觧道
聖明多樂事一時齊唱太平歌
誰家結客狹邪遊十二瑽樓高插天樓下停車樓上
醉不妨紅日照高眠
遊女錚錚鬬艷粧當壚少婦更輕狂玉壺美酒珎珠
色不是知心不與嘗
合沓笙歌擁絳紗吳歈越調總堪誇就中一曲飛龍
引傳得新腔自
帝家
到處分明不夜城六街半是蹋歌聲突驚寶馬來如
電未許傍人問姓名
錦屏曲曲護輕寒羸得煙花笑裏看擘罷綵毬人盡
醉不知春色似長安
一架珠燈直萬錢鯨鱗羊角亦堪憐野人不觧豪門
事石盆長懸草閣前

挽包庸之二首

草閣平臨古渡頭桃花無數映江流雨風一夜花無
賴江北江南總是愁
東湖湖上結新阡多少幽情託杜鵑日暮空山人不
見斷雲荒草自年年

口號酬霍大尹勉齋四首

一別江城歲又新坐看梅蕊却傷神東風不信渾無力折罷還應寄遠人

林居懷舊思難裁珎重魚槭江上來笑我常懸遠俗抱憐君獨擅濟川才

古滁表裏控江淮窈窕蒼山四面排醉酒哦詩寧足論直須聲蹟勒蒼厓

南征北伐檄紛紛聖主臨軒佇策勲金印從來如斗大幾時重畀霍將軍

挽江陰張山人客死金陵

獵獵西風吹白楊滿林猿鶴倍凄凉可憐此夜秦淮月猶伴游魂返故鄉

分題玉几山贈王郡侯鵬江四首

蓟葱嘉氣發天台阿玉山前玉几開風物於今稱獨勝山靈曾暗宰官來

草堂松磴白雲間五馬行春歲幾還滿地甘棠應不翦何如玉帶鎮空山

傳說空王演法輪山藏舍利歷千春憑君欲問曹溪派廣與高僧結淨因

極目亭前海不波喜沾德施沸謳歌山中碑石今多
少待與吾人次第磨

邸報同年曹東村吳望湖傳少巖三尚書樊西
田侍郎長逝二首

懷舊年來恨不醒一時爾輩又凋零天涯回首看花
地燕樹江雲共杳冥
把劍傳書事已非斷雲窮海淚沾衣何來簫瑟山陽
笛獨對西風送落暉

送吳山人遊太末二首

江門三月試春衣片鷁風輕去若飛來往富春應不
少幾人還上釣漁磯
青霞上與白雲齊姑蔑墟邊春日西杜宇不知行客
思飛來只在馬前啼

送姚順之

薊門東下海天龜潞水蕭蕭急暮流惆悵故人何處
是淡煙籠月送孤舟

送舒伯明二首

擊劍酣歌膽氣豪扁舟湖海恣遊遨龜來又作中林
別霜落寒城片月高
空江木落思飄蕭無那催人此夜潮回首海門投足

地幾時乘興訪漁樵

少年行

千金調笑不言奢貰酒新豐過落花十二街頭春似海馬蹄今夜落誰家

和沈嘉則七言絶二十首

湘妃竹

蒼梧雲影隔三湘日暮啼猿急斷腸淚酒竹痕收不盡又隨流水下潯陽

秦王卷衣

何來小孺入秦宮霧縠霞綃一夕空簾捲水晶深貯月香飄龍鬚細含風

呂王試劍石

劍鬚成虹斫石爭看霸氣雄何物鐲鏤成賜後冷雲荒草滿空宮

高帝斬蛇劍

爭傳赤帝斬蛇符揮霍當年膽氣麤武庫忽飛神母杳蒼崖澤逕血模糊

西佩蘭出爲段孺妻

常隨環珮奉宸懽花月深宮獨夜寒忽拜新恩從外走漫將薄命論邯鄲

探丸

早時結客少年場祚吏雄心日未央纔見探丸經細柳又聞飛騎薄長楊

蔵鉤

曉日粧成擁絳紗蔵鉤不識落誰家偶然意得騰懽咲驚起流鶯過別花

蹴踘

連翩游俠醉新豐蹴踘當場體能同紅粉一時俱失咲就中誰是五陵雄

鞦韆

彩架半繩出半天湘裙洛襪鬬嬋娟氷肌半露香風軟惱殺墻頭美少年

春日獨當壚

胡姬春日炫明粧酒汎蒲萄喚客嘗壚上數錢壚下醉玉簫吹罷斷人腸

七寶避風臺

漢家飛燕寵誰同七寶臺成好避風不識嫦娥何意態長年深駐廣寒宮

薛夜來

朝朝選妓鄴宮開新得名姬號夜來暗結同心猶未

就却閑催喚詣叢臺

清夜遊西園

弭蓋西園暑氣微芙容香澹襲人衣酒酣辭客爭抒賦露濕高城烏亂啼

愛妾換馬

五花寶馬直千金較妾恩情誰淺深今日遽成揮玦去碧雲寒月照孤心

採蓮女

門前紅水繞橫塘蓮葉蓮花鬬艷粧日上波搖催蕩將水鴛鴦飛出兩鴛鴦

若耶溪

細柳濃花春滿溪畫舡遊女唱歌低春風不鎖繁華夢散作香塵撲馬蹄

宮蚕

條桑纖繭敢論疲織得龍綃獻玉墀爲問六宮諸女伴幾人能不妬蛾眉

北風吹裙帶

宵闌露下漏聲稀簾捲涼風吹滿衣片月迎人深下拜碧天如水鵲南飛

燕姬墮馬

內家粧束曳明璫馬上琵琶奏幾行贏得路人齊拍
手翻身香汗逐風揚

春閨怨

深閨香霧晝冥濛紫燕黃鸝各一叢階面海棠花又
發嬾將心緒訴東風

送人還吳一首

窈窕吳門白馬懸客心時對落花前東風一夜催行
色漂泊空江何處舡
江春沙草鬱萋萋古樹斜陽杜宇啼當日交游幾人
在思心遥逐片帆西

遊覽詩十首贈余子漸傳　淮藩十首

僊帆西去暑氛開天姥諸峯掌上廻倒指洛迦山海
路蓮花頂上坐如來
稽山高踞白雲飛漢祀秦封事已非玖重禹功留窆
石萬年香火禮庭扉
怒潮挾海蹙錢唐中有弄潮白面郎無那忠魂招不
得滿江漁唱起斜陽
客星臺下水湯湯嘗領行人下上航當日釣絲能在
否從誰結束奉君王
家隣古廟偃王鄉過客椒蘭歲幾將莫問爛柯山下

局誤他人世閱滄桑
懷玉中盤北斗環僊靈縹緲白雲間青天劈破芙蓉
色秪見蒼龍駕雨還
龍虎盤拏擁上清玉床金榼識分明白虹倒掛三千
丈知在金鰲頂上行
淮南桂樹日婆娑鷄犬丹成近若何邂逅八公憑寄
語明山瑶草向來多
天都懸絶瀑成雷次第群僊上壽杯他日麻姑傳釀
法槭書肯報海東來
鄭臺梁苑數當年詞客翩翩氣欲僊何似今王能設
醴酬知重奏國風篇

送人還吳

話歸莫計太湖程帆掛東風一葉輕滿地交游零落
甚可誰重問故人名

它山展謁即事

古廟香燈晝日懸祈靈士女競翩翩蒼雲不逐流波
逝晉領瑶華下九天

庚戌櫂偕王同野袁池南陳它石史西泉行遊
至蕙江觴詠甚適追壬午載過諸子化爲異物
遡念往昔悵嘆彌襟

濤白霜清兩岸飄放歌鼓枻坐中流飛揚故態從誰
問滿地丹楓照白頭

聖壽寺示僧

沙彌說法是南宗禮罷空王起暮鐘欲問人天何處
看半鈎寒月掛長松

貽昱上人二首

梵宮懸架萬峯間朗月踈雲恣往還揮手出門渾不
語曾無玉帶鎮空山

蛇徑千盤得化城老僧趺坐覺無生本來欲証菩提
藥碧水蒼山無限情

挽李徵君春亭二首

名高月旦想風標何事英魂不可招白馬青芻堪一
薦滿山松檜日蕭蕭

塵世茫茫嘆陸沉臨風誰復痛人琴秪應太白峯頭
月照見泉臺獨夜心

史相墓四首

荒山濁霧暗冥冥無數麀狐窟墓庭過客停輈仍悵
望六陵遺骼寄冬青

閶闔百計屬身圖廢置君王掌上雛已去游魂胡不
滅猶將家事囑諸奴

鄴郊疑冢紛難定沙塞幽陵渺莫尋盜發此中無片骨誰家千古較同心

碑趺傳說鎮金丸別寶波斯作意看攢木夜燒成白晝萬山霹靂一聲寒

新月詞十首奉和東沙

萬籟沉沉玉宇秋等閑斜日掛城頭不教危樹驚烏鵲會見靈槎上斗牛

舞榭歌臺大道邊月華如水淨連天風流莫用千金買戚里侯門更可憐

北斗微茫隔漢津風催南下鴈聲頻漢宮今夜寒多少爲問當年侍寢人

閣上銀河影倒流玉階露下月如鉤長門咫尺昭陽殿獨照嬋娟此夜愁

隴頭流水急湯湯隴下鳴笳愁斷腸白髮何人青海戍玉門關外月如霜

露滿空城月滿林深閨蕭瑟鴈書沉錦衾嬾襞年年恨玉筯頻揮夜夜心

百道飛符夜入關共傳胡虜度陰山可憐一片長城月照見沙場戰馬還

畫角凄清伴玉霜中天星斗漸低昂廣寒不管繁華

夢江北江南幾戰場
黃塵紫塞倦遊遊半世虛名兩鬢秋寂莫高堂人去
後月華西墮水東流
高城漠漠露凄凄獨樹空庭烏亂啼悵望玉人何處
風公隨寒影過湖西

天一閣集卷之十八

四明范欽安卿 著

贈大參孫槐溪序

惟我郡越在東南巨海外環夷寇憑陵歲用爲患我槐溪公昔守茲土靜正毅明剛大廉敏道化闡愕上有遺思我
皇軫念元元命由楚臬改董海防開府仍當我郡我士民懽慶若初既浹歲掄師練士繕城列艦峙糧飭械布諜縣間衆咨而獨斷水戰而野守威行海陬晰乎光明適我藩參知缺宰臣以聞我

皇特用公補聞者咸喁喁言或曰海島夷藪鉤連內地乘風鼓舶往來靡恒我郡首嬰其衝宸閩帶廣引吳翼楚茲小郡不足恤寧不爲他慮乎或曰困以時掇化以久漸令凶醜宵遁馬牛放野瘡痍甫起流民漸歸庶幾望有歲年乃令孱子失母旱農歎望乎茲行也我實恫之范子曰皆非也慮者之言遠而靡衷恫者之言急而寡要斯亦拘虛而昧通方之論試論我浙藩諸省效政列郡尸化其選重矣控扼蠻夷屏衛京圻其區要矣輕揚寡持靡誕成風其尚鄙矣趨鶩未作耻緣南畝其力惰矣歲輸旬萬遥給京師其財殫矣故非剛大不足以任重非明毅不足以握要非靜正不足以袪鄙非敏不足以起懦非廉不足以阜財此數者公之所兼擅而時出者也望洽則寄隆才鉅則畀厚造化以栽培篤物哲后以勸相官人道一而已或曰

皇上方奮怒南征任使越格公誠才譬提督巡撫諸任何施不可而顧僅僅若此耶范子曰外內一體緩急異宜故牧民所以彌盜儲財所以畜兵寇攘侵奪所在轉徙脅從者流頗爲敵用循而不改其勢必至於外搆客兵四聚坐食縣官供億不支徵

發蝟集靡有脫駕之期其勢必至於內潰故善治者休養生息將以救民開導樽節將以畜兵審機酌勢非苟然者夫救盜而不先救民是欲伐病而不知養元也畜兵而不先儲財是欲枝茂而不知樹幹也亦異乎吾所聞矣在昔漢代信越徵兵而餽餉畀何彭異郄敵而拊循歷數斯蓋壽於內外緩急之宜者也假令公握重權都巨鎮財不適用民不附上欲以培植化原制平外敵難矣用公者安能釋此就彼爲深長圖乎或者唯唯會五邑夏侯徵言于范子具以是述夏侯曰吾今乃知公之

行誠

皇上簡畀之專宰臣薦進之公也遂書以爲序

贈毛大尹遷台郡丞序

昔人有言時平則資經術之士世亂則用介冑之夫嗟乎彼誠判文武爲兩途也豈其然哉古者寓兵於農寓卿於將平生握奇抱璞悛悛若處子至運籌發策或涉歷戎行咸奏膚功由夙養完粹其出無方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深哉其言之也後世儒者長視濶步抵掌今古靡究短長之故武人亦習紈綺庸鄙偷惰罔效寸尺此以彼爲俗夫

彼以此爲腐儒二者交譏而治理謬戾甚矣嗟乎
是豈先王立教與任人初意哉鍾陵毛侯起家明
經年三十餘令象山象山當東南海隅隣比島夷
無城廓之守兵衛之防寇賊剽掠無寧月往宰者
率稱疾或失職罷免侯下車俄報寇至毅然治戰
具焚香籲天與家人訣曰吾奉
明命撫罷民誓戮力滅此賊即不諱汝輩善自裁無
辱乃戎服躍馬率先督戰設伏置奇與賊數十合
大衂遁去於是延父老部分諸子弟守要害觀變
掎角始城石城立三水寨儲糧造舟晝夜戍守而

又拊循勞來泣奠死事者重恤其後民感激赴戰
無不一當百賊相戒曰寧拉虎頭無犯毛侯風聲
四振象山自是靖謐者七年范子曰余於毛侯而
傷臣職之隳焉也語曰雖忠不烈視死如歸乃人聞
寇至率奉身鼠竄曰衆寡不倫坐視其民魚肉糜
爛而莫之省憂掠取他功以圖掩覆偃然不疑由
之弁髦其君不難矣斯可謂忠邪烈邪封疆之臣
死封疆邪侯被服儒生非將種也位不過縣令地
不滿百里非有連帥元戎之寄大都重鎮之憑也
惟智勇無資義憤激發外捍巨寇內衛孤城卒使

東南諸郡倚以爲重彼所謂文武吉甫非邪余於是安得不傷臣職之隳也夫侯奕奕如是即使躐躋通顯風厲人人要非溢分而乃僅丞台郡豈所謂功高者不賞盛名者難居耶嗟乎小者巨之占也遠者邇之囮也台爲兩浙咽喉披山帶海首當寇衝往歲黃巖失守矣瘡痍未起今僊居又在告矣

主上重憫蒼生亟圖填撫環視諸彥宜莫如侯故寧屈畀此官竊從侯僚二華譚侯見之譚侯忠信毅敏往司留曹捍寇功與侯埒顧先主爲太守責在協心廊清大憝乃知遷汲黯於淮陽徙望之於三輔古今意見畧同況他日由小陟巨從遠移邇茲當發軔耶侯往矣試質諸譚侯當以余言爲不佞云

贈大參王方湖序

方湖公以膺功由浙藩副憲轉大參伯吾邑令夏子儒俾其稍譔述矣象山令王子廂復以是請予復何言憶日者王子嘗謂予曰方今倭寇充斥民罔奠居惟是防禦驅勒巨細畢具咸需于民民罔或堪而有司者實難之若之何攘寇以安民乎則

應之曰保民王子曰勞民以攘寇也保民其曷以攘之寇之弗攘而民之安焉者寡矣予曰子曷視諸醫乎夫人之疾也邪沴之侵餘也元氣之耗蠹也善醫者固亟于攻去而尤以培養真元爲本乃第其標本之緩急而施之則氣日以充而邪日以去不善醫者反是夫民猶元氣也寇猶邪沴也不度寇之緩急而一于勞民以攘寇則民日以困而寇日以熾是故書無逸曰即康功田功立政曰率惟敉功蓋專意于安養元元者文王之功而武王則率循之而已以是知用兵在辨內外審強弱辨內外則不遠騖以爭利審強弱則不狃常以圖安循是以往殆庶幾矣今日之事亦惟先撫綏而后撻伐則可王子不以予言爲非乃唯而去未幾方湖王公以臺憲奉

璽書來視事海上即諭所司省無經之費罷不急之役緩歲征之賦卹瘡痍之氓勞來安定輯綏撫柔惟日競競而選才將汰冗兵練勁卒治戎器據阨守塞峻斥嚴堠遵海巡省東南轍環若流于是官樂于民安民忘于寇攘寇弭于兵振兵舒食足若公者誠得于敉功保民之道不啻醫者之善攻其

疾也既乃以績聞

上用褒加留公今日視事海上如初公遜膚感激彌用振耀時舟山逋寇據險爲患師出屢無功公督勵諸將一鼓而殲無孑遺聲威赫奕橫布海甸

上重嘉之命銓司議擢將旦夕至矣王子復過予曰子前日之言甚周不敢謂非然寇賊孔熾民方百倍其輸而有司推徵期會百執事奔走晝夜顧乃欲舍而圖所謂保民者不既難乎乃今方湖王公行之有徵效焉有司百執事皆卒蒙成于公而廂之庸猥亦得以與民共享安攘之休者夫上有偉政則下有永思而甘棠之愛緇衣之宜此其惟安者也公之敉功施于民而民莫能忘謳歌四起所以備采風者無間廂忝在下吏受約束先于民受德教先於民敢不奉揚仁風圖以自淑且淑民乎予曰其不佞亦嘗受教于君子矣王子復唯而退茲因其請遂追叙而歸之予行矣入覲有日荷清問之及當備陳之將以副諸太史太常者

贈丘次皇移衢郡序

次皇丘公守吾郡之明年俄移衢郡維時公道化融暢室家胥慶既聞報相顧驚詫嗟嗟廼吾邑夏

侯過予曰吾見公之涖時也舉綱維畧苛細先勞來後刑罰綏民以恕禔民以嚴接士大夫以禮遇僚屬以恩質任不飾芳譽已起謂旦夕且崇陟乃有茲行乎曰侯知治吾不知其治溫郡也修廢振墜四民樂業庭無淹獄海無逋寇蓋朞年而政舉二年而化行值憂去老稚遮留莫能得至有泣下者非賢而何曰吾既有聞矣曰侯聞治溫不知其司户曹也督輸江右殆數十萬計悉心疏理不亟不徐民用不懟而賦入倍昔一時以幹理稱最蓋予所親覩已而監餉大率同是斯又賢已夫公之

司户曹如彼守溫又如此以一人之身而先後頓異宜哉嘻予知之矣公甫下車會倭寇侵軼城故傾圮且瀕海識者業已憂之公毅然任修築一二敝民偶有譁言近寇薄城始議拒守人又誦公之明追誦作偁斯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非耶夫仲尼子產世之所謂聖賢也方仕魯鄭怨謗蝟興人將得而甘心迨其久也章甫衮衣之頌誰其嗣之之歌交口無間皆昔日所欲甘心之人使乘其怨謗亟使去位則聖賢之心不白而澤靡不究以是定論難矣故政理以久而備人心以久而服毀譽

以久而明舉措以久而當上下於誰能易之當事者以民譁處公安知他日不以民頌舉公乎君子不矯情以要譽不援是以自明道張而張道弛而弛審幾運變人莫能與公誦法孔子尚友子產宜乎聞之矍然而興睟然而懌恍然而若有所忘彼以脫危就安釋勞即佚爲言淺乎知公矣夏侯曰子知公哉吾將質諸

贈郡侯張巽峯考績序

夫太守民之師帥古所稱二千石與天子承流宣化故舉其官爲難官而當劇地尤難夫以列邑統于一郡萬姓寄于一人縷分鉤結百責攸萃是故土田繇賦之欲稽也生齒貨財之欲阜也訊刺法比之欲平也簿書章程之欲飭也禮樂教化之欲敦也邪慝攘竊之欲詰煢獨孤寡之欲綏也上之欲其無淩下之欲其無易也即有博大之才強立之志發謀展采鮮不謂難而況地當海徼化理壅閡內之奸蠹依憑外之夷寇侵軼故亟則速禍而緩則養亂寬則召侮而猛則致怨如吾寧者不猶難乎夫投刃而鋩鋒者以游神也張機而括應者以審度也故端則樹坊非正不軌移風易俗非肅

不齊摘奸蒐慝非明不晰恤窮拯溺非仁不周導利祛害非敏不達振墜起廢非勤不集休養生息非靜不和交承事使非禮不秩合此衆善以臨夫郡猶之庖馬刃惟不投投則無弗利矣猶之射馬機惟不張張則無弗中矣乃巽峯張公之守吾郡也則見其鑒觀往昔洞察民隱朝作晏息以身爲型屏請謁之門杜餽遺之徑正外内之體嚴吏胥之防裁貴勢之横甦困窮之厄綱紀法度斬焉一新已又平賦役釋冤滯公讞斷慎出納遠邪佞進善良崇禮教後刑罰修城以衛民簡兵以禦寇察伏慝以防禍斥黠帥以折萌用能政理烝化行矣和於上下神祇民無災害時所稱難者公乃裕如謂之衆善所臻非耶茲將如例奏績于是官師士民轉相告語惟恐不得留公爲懼夫騏驥之足追風軼電以能輕千里也故近都不足以騁其力豫章之木干宵蔽日以能柱明堂也故卑室不足以盡其材夫公譬則騏驥豫章也天下譬則千里明堂也吾郡則固近都卑室之具耳故鉅裁不可以細應至藝不可以淺畀私之一方無寧公之天下此賢哲呈身之槩而世主用人之經也以此留

公庸能留乎抑吾聞之君子重違其民哲后不拂其俗俗惟不拂所以教忠民惟不違所以廣慈在昔河内借寇漢治稱隆而晉秩增禄積伐超遷我朝熙典故在焉夫頑假須臾蒙被汪穢者吾人慕義之忱也憫念海隅勉徇輿情者聖主曠蕩之賜也公轍欲西能不爲吾人念乎於是王郡博玠方邑博兖輩聞之謂予曰此固玠輩意也乃今知留公有地矣

楊右河侍御窓稿序

某需次京邑獲讀今巡臺楊公右河先生窓稿數篇譬則嘗鼎一臠思睹全集未由比承乏河藩從棘闈之役朝夕侍公時百執事楚糾左啓右白口決手披無停宿既而某以程文請于公遜辭不獲已乃攄几濡毫抽思鑄言渾若天成蓋經書之文凡十二篇而不百刻間蔚乎就已某間請於公奉全集謀諸二三大夫文準是矣豫天下之中五方具瞻將不使學子挾一冊耶於是刻諸藩司夫敷奏之制既遠至漢庶幾矣董賈策舉匡劉以經術顯然各抒已見祖私說出入於正盩之間唐之詞賦箋乎陋矣宋人長於理而篇踰尺度惟我

朝經義造士繩規罔敢越而奇詭自私者靡得奸焉世代制文斯其難矣總總者材乎貴贍而不逸詵詵者思乎貴盼而不欝井井者法乎貴適而不石而洋洋者理一不範於理則雖脩此數者弗全也其讀楊公文緣物稽典比類以合材摛微引賾協氣以申思鎔古搆方緣節以合法而探性命之原振經史之秀博大綜貫演晰嚴正閎而肆淵而達盎然於聖賢之旨斯臻文之妙歟其聞強以遠則悖導以嚮則從公之廵河洛也保緝太和煦同春育繩發奸墨凛若飜霜河洛人士既信悅且服戴之矣以此訓士有弗從乎夫士民之表也傳曰文章與時高下由此挽漓靡還返淳朴豈惟士爾也五方嚮之當自河洛始蓋二三大夫言之而其次第焉俾讀者識梓傳之意云

壽屠淑人六十序

余聞之曰妻道無成又曰無非無儀謂宜閨閫之軌靖焉止矣至誦說周詩可異焉其述君侯夫人大夫士之妻之懿洋洋聽聞嘆曰是何其貴而勤富而不侈祥居而鮮妬動不踰閑若斯乎先王之教也端之於胎肆之以姆訓出入周防工容有度

蓋養其端雖一之性而防其險陂側媚之愆至勤懋也用能綱紀人倫章明婦則相夫子昌祚衍而極於美風俗教化和品物動天地教之不可已矣若是然則此固循其內治之職而彼無成無儀者特安其貞靜之常適以相成而非相厲也邪嗟乎意閎遠矣先王道衰流風日靡賢淑者世不槩見何也君子蓋屢嘆之一日聞季子思治以文請曰將以壽外母屠淑人屠淑人者大司馬竹墟公之配也家世章年屆六十壽禮也因問淑人贊乎曰歲時脩祀事躬視鉶齊燔矣諸具精腆苾芬敬承不怠神用休享報以介福曰斯采蘋之共也日起居太夫人精五飯寡酒凝退而董治內政細大畢與斤斤課飭無敢以晏佚自將曰斯葛覃之勵也公服官中外奄歷四紀淑人黽勉同心佐以敬切俾公夙夜在公洽有令問乃今嘯傲雲壑時與故人高會靡厘內顧曰斯雞鳴之誼也禮稱妾御雖不專夕然以昌嗣續奉宗祏則待年者偕行群聚者指怨終溫且惠淑人以之曰斯小星之厚也子生而父正教於外母正教於內故斷機者聖九熊者賢今子田仲種學樹行若不勝衣悛悛退

讓君子也義訓誦由來者漸曰斯麟趾之仁也合是衆美而萃之身揆之先王之教殆若冥契即詩人所稱何讓焉茲將昭彤管範女士淳曜當世聲施方來於文也何有雖然金以範脩楷以括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言有本也物且然矣而况人乎竹墟公以鴻學環才出際熙運一時目爲景星威鳳自州正以至大卿所在建樹受鉞靖苗勲伐稱最著若其出公而秉羔羊之節處而勵伐檀之行正毅簡直前無古人其刑于家者蓋非聲音笑貌與旦夕須也淑人誠賢當不感觴開横之益是以同德齊齡無疆惟慶若公者亦宜壽已聞季子曰某不佞敢不如從史之教乃函鄙言加幣偕余長子大冲並上南山之觴大冲亦淑人甥也

壽張朴菴八十序

范子曰余讀逸民傳至龐公以醇行雅操隱居弗耀未嘗不掩卷太息想見其爲人彼所謂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意蓋有所嗜也然上下二百年可述者纔十餘人斯何其難與乃今觀於朴菴張先生又何其大相類也先生性度高爽早攻舉子業靡書不讀已乃棄去隱句章山中有司禮

辟輙不赴一日友人過謂之曰夫鳳產九苞應期則鳴驥志千里遇塗則騁方今聖人當陽寤寐賢哲孕毓則山川效靈旌揚則草澤獻贄彼其挾磊磈之能赴三五之會亦欲展布平生光賛昌時毋徒白首晻沒爾也先生學綜六藝辨析九流抱奇握瑜歷有歲年乃顧遁跡名山謝絶世事將同巢由洗耳夷齊采薇乎夫時者難得而易失名者難成而易毀壯夫不懷璧以賈罪志士不違俗以養高先生所蓄毋乃異乎先生曰唯唯否否君子炳於幾先而酌於時措夫蘭以董蘩膏以明銷非人之咎也曲木不翦童山不采非人之德也惟所託何如耳子將使我爲蘭乎爲膏乎抑使我爲曲木乎爲童山乎吾竊觀世之仕者雎盱於技藝之場馳騖於聲利之塗目無停視耳無停聽手足無停舉心無停慮一人之身日不暇給而又畏讒避譏觸法抵禁惴惴若不能免其不爲嵇康笑者幾希矣吾今屏絶外慕偃息壠畝時與田夫野老較陰晴卜豐凶舉酒相勞嫗煦自如而又坐白石酌清泉觀雲弄鳥彈琴命奕歌白雲之章誦樂志之篇以天地爲匏徇萬物爲土苴古今爲瞬息吾身爲

委蛻冲然內適葢不知年之將至彼富貴者桎梏
我者也聲華者塵垢我者也我顧逃之而敢即之
若夫李斯噬臍於東門主父畢命於五鼎斯又不
足言矣子欲使我爲蘭爲膏而不知曲木童山之
足恃乎友人避席而退范子聞之曰苟生有言志
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張先生葢庚幾
矣乃今行年八十而志慮精明步履矯捷若少壯
然雖爲封君未嘗入城與配相敬如賓同德並壽
顧非龐公之徒與然龐公子山人爲黃門孫渙爲
牂牁太守世以才行聞先生子堯年由進士官給
事歷任至方伯德位駸駸未艾孫兆芳蕃又力志
科第斯皆所謂遺之以安者吾故曰大相類也識
鉅則不以外慕嬰心儲厚則不以易世改行神明
默相庸可量乎於是諸親黨相率稱觴爲壽先生
乃遍觴諸客盡歡而別

贈王憲副印東平倭序

浙江東濱瀚海倭奴出沒吾寧波寔當其衝比年
職貢曠闕鈔掠內地
皇上赫怒遣將督師所在飭備維時二華譚公巡海
以艱去清戎印東王公遂來攝事四境方靖謐一

日公檄兵往舟山衆不知所爲至則倭奴艤舟將
內向衆僇力盡殲乃已士氣飈奮居無何倭舟蔽
海分道入寇奉化象山定海諸邑長吏咸告急公
情神怡適若無所事事倭聞不爲意乃潛師從間
道分兵薄其營倭盛兵來傅戰我兵且戰且却左
右伏起無不一當百倭跽而授首已又戰諸方門
戰諸裘村戰諸朱家店戰諸戴嶴兵數十合斬級
以千計積屍成丘溪澗爲赤全軍凱還懽聲雷動
蓋自用兵以來未有若斯之捷之奇也衆趍轅門
問故公曰不聞先人者奪人之心耶鷙擊匿形虎

搏跼足避銳擊惰佯敗爲功載諸兵志具有前徵
夫知進之爲進而不知退之爲進以藏用也知取
之爲取而不知棄之爲取以俟機也兵忌小勝而
驕將惡聞變則慴諸軍識之范子聞之曰嗟乎茲
豈淺鮮已邪士平居抵掌談兵氣意勃勃即繫單
于勒燕然謂持籠可立致鄙薄程李諸人以爲無
所建樹貽後代羞迨其呈身嬰變倉皇躑躅靡効
尺寸因而隳名墮行者不尠也士誠何貴鶩虛聲
哉印東公起家漳南明習兵法鎮躁於靜歛才於
愚觀變制勝神赴節會莅不旬日而効勳策勳已

章章若斯俾寄以節鉞要之歲時當更有表見故曰非淺鮮已今且得代當行予不能不爲吾人慮也雖然強弱異形避就異勢浙兵素孱怯於野戰倭奴往往蔑視無忌今若茲吾兵乘勝鼓憤目中已無倭奴倭奴亦且懲戒不敢內犯風聲四達天日爲開他時南溯閩廣北極淮楚海宇康謐元元樂業將不藉此爲權輿邪會郡守曾侯暨諸僚屬以贈言予非知言者而實知公遂書以爲贈并以爲吾人慶

贈少保梅林胡公序

少保梅林胡公節制浙直諸方戎務歷有歲年勳名隆奕嘉靖辛酉九月廿七日公壽五十於是總戎盧君過而言曰鏜視事以來荷公寵靈弘且久矣子亦受知於公其思所以爲壽乎某曰夫壽何爲者也盧君曰吾聞上壽壽國其次壽民其次壽身公合是三者壽可得而量乎夫天下猶居室然內爲堂奧外爲門戶又其外爲藩籬太祖定鼎金陵根本重地成祖更營北平南制萬里之外則又藉爲上游浙直蓋不啻堂戶謀國之士所爲日夜嬰心者也自倭

奴發難侵掠境上禍釁相尋民不堪命遂至烽燧
徹於白下羽書馳於
大內患始亟矣
皇上寤寐才賢至廑宵旰積八九年未有褒然當心
者惟時公以御史監督諸軍務勞績最著迺晉爲
中丞功累上累至今秩由今觀之握奇制勝神識
鷹揚則尚父之畧紀律嚴整首尾觸應則小白之
節叅互形勢城守固慤則仲山父之勤出車建旄
中懷殷憂則南仲之慮慎重薄伐窮黷是戒則尹
吉甫之程經營告成四方底定則召虎之勩用能

市肆不易京觀突兀高起甌閩北盡淮楚延袤數
千餘里倭夷屏遁由是舟航爲我馬風鶴草木爲
我師大海爲我池長江爲我塹海島諸夷爲我外
社稷尊安
九廟休享
主上端握貞符吐納太和以至於億萬斯年蓋有篤
棐之助焉故曰上壽壽國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
殷言壽國也由是環視闔境瘡痍者起勞瘁者息
凍餒者衣食瘝曠者室家流離者還定吏程於公

士厲於學農力於耕商賈通於貨賄工精於藝老有養壯有業幼有畜鰥寡孤獨有恤鋒鏑銷亡天札不罹康樂熙熙以全天年庶幾葛天無懷之世鼓腹擊壤之遺也蓋有敉寧之益焉故曰其次壽民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壽民也由是戎機休暇輕裘博帶其神完粹其精凝固其氣冲和其膚理瑩澤其步趫捷吐納不必師於黃玄牝不必宗於老服食不必倣於劉鉛汞不必按於陰脾睨乾坤玩弄日月橐籥我持後天不凋而又頌聲四起弗祉荐增蓋有百順之貽焉故曰其次壽身詒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言壽身也觀此公之壽其可量乎某於是拜手曰三壽作朋在公誠然締而思之毋乃睹其外未探其內乎內者何也心也心者貫天人合微顯而一焉者也吾觀公忠耿天植表見中外爲縣令則子良而貞爲御史則方嚴而靖爲卿丞則博大而亮官高而愈謙勳崇而愈惕期在鞠躬盡力以荅

上知故寵榮不爲炫震撼不爲怵俗棼不爲淆浮議壽其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非此之謂乎

則夫神慮精彊上下蒙成慶祚延於孫子名稱施於後世夫豈偶然之故哉公之壽也誠難量矣於是盧君曰鏜於今乃知公之壽壽諸心也遂持其言以爲公獻

贈梅林胡公節制江西軍務序

江西在海內以晏謐稱間者寇盜蜂起吉贛建撫諸郡橫羅鈔掠至殺虜憲臣患至鉅矣事聞皇上震怒將領以下罷逮有差思得無資文武者以節制戎務顧難其人會少保梅林胡公雅受上眷知方視浙直諸師翦平倭寇遂畀璽書俾得無制便宜從事焉范子聞之矍然喜曰彌亂有本江西之寇當不足平矣夫天下非寇盜之患而不握權之難權握矣病在於望之不隆乃其望屹然起也猶慮於不蒙主知以吾觀於胡公其殆進於是乎夫江西固東南之奧區也地連閩廣崇山複嶺蜿蜒二三千里徭民窟宅其中四出剽掠而江西民故嬉嗜競什一之利轉相勾引吉贛諸郡首攖其鋒所從來久遠矣惟時金公澤陳公金周公南皆得專制相繼驅除其後王公守仁武烈最著當其時帑金以四十萬計諸聽便宜用能成功若韓

公雍之於廣張公楷之於閩裨益亦弘然皆未聞
汛掃無遺非惟力有所未逮也以爲彼能懾威革
面稍供公家之賦即覊縻之緩急亦爲我用斯已
矣乃今所睹可異焉處南帑儲數不滿百而閩廣
江西各有專撫偶一舉措輒苦牽掣徭民聞之遂
生玩心當事者猶以招撫爲先彼益無忌且掠而
要撫猶之嬰兒索果而啼小啼則小畀大啼則大
畀畀有盡而彼之索無已時不如因而撻之待其
警畏間一畀之彼當逡逡懷感不暇矣故主剿於
懾威之日者非也主撫於習玩之後者亦非也其

嘗憤憤與士大夫論之曰最有今日矣夫何謂廣
之饒平張璉本一齊民倡亂脅衆至執縣官殺兵
衆肆掠於漳之諸邑漳南業議與嶺東夾攻整兵
以待彼主者怒不肯應今遂破鎮海殺叅將矣閩
中單弱勢不能敵而且寇賊四發倭奴窺覘海堧
一也通番諸徒所稱哪嗟者結聚殺掠二也募兵
解去行掠三也沙尤諸縣遺孽梟附四也賴兵今
又在告矣夫以廣不能制而入閩閩又不能制而
入江西如之何其不倡熾也督撫諸司亦且柰何
其爲計不過撫則專守建昌督則無厲汀潮而已

何者以他非所隸且權有專執也夫閩廣視江西爲走集江西視閩廣爲窟穴不擣其心腹而欲衛諸手足難矣故曰彌亂有本也竊聞之琴瑟不調則更絃櫪馬不習則易駕

主上命公節制畀以便宜之權三省撫臣將拱手受成欲食則食欲兵則兵欲戰則戰欲攻則攻投之所向靡不如意牽掣將何從生衛青虎視於塞外裴度席卷於淮西者此也風聲所至賊先破膽狼顧豕駭營救不暇脅從者散投附者遁且自相擒殺以贖前罪蓋士馬不煩甲兵不頓而圖陲寧謐孔明所以擒孟獲子儀所以服回紇者此也

主上神智先物委寄心膂魚水之投千載一時娟嫉不能間異議不能奪得以終始展布弘濟艱難樂毅之於燕昭郭進之於宋祖瞠乎其後矣夫大阿天下之利器也倒持其柄孱夫得而制之虎豹在山藜藿不採皮而冐諸羊質欲懾人能乎天下事未有無因而濟者也夜光猝至孰不按劍而況於君臣之際乎以公所遭觀之江西之寇真不足平矣金王諸公亦豈能專美於前乎其嘗承乏其地有并州之念用是爲喜鴻臚張子用者某之姻也受

知於公因謁言爲賀嗟乎耕則問奴織則問婢此無他習故也公其以耕織視其哉

送新洲叔叅軍福寧序

予新洲叔既拜福寧衛叅軍之命濱行問政於邑中諸賢廼見右史章子章子曰茲非甌越之故乎吾聞之土沃則鄙地僻則嚚物叢則陵俗安則靡故操之則急弛之則玩不共令其習使然而在南徼爲甚夫運斤而剸者以察理也稱物而平者以準施也量土而劑者以廣務也見侍御陳子陳子曰戎之道與時推移皇之兵熙王之兵戢伯之兵

盱後世之兵嬉非兵之罪也玄風宣洩紛攘斯興氣淆而漓志溢而驁忿激而恚才競而巧力張而攫故結繩不可以代鞭笞甲鎧不可以加章甫何者時與不時也君子不能忤時亦不能狥時酌諸此而已見太史全子全子曰文者武之經也士者帥之輿也名者法之亟也禮者兵之符也以禮馭兵則不懾以名出法則不盡以士拊帥則不佻以文廣武則不偷四者兵之紀先王遴簡士髦以監武弁將使行誼儒雅朝夕浸淫以祛其鄙野而消其背上亡長之心故叅軍也者非以自牧所以牧

衆也范其聞之曰穆哉休乎君子廣謀以出慮擇方而潤政右史之言該侍御之言核太史之言邃法其該俗可得而平矣效其核世可得而尚矣法其邃政可得而樹矣幹之以淳素練之以強毅出之以謙遜成之以悠遠雖達諸三軍可也吾叔往哉拊循幕下有如昔時趙距挾纊者乎

主上將問罪南交曰吾茲僇力矣

天一閣集卷之十八